

封面上的堅守

人生 憑閱處 童真

每次逛誠品書店，在擺放着世界各地林林總總的雜誌架子上，總能一下把《香港文學》挑出來——那封面，散發着濃郁藝術氣息，將高雅幽幽地遞過來，磁石般吸引着我：不是攝影的圖片，不是抽象的故弄玄虛的圖案，每一期都是一幅意蘊和藝術兼具的畫作——從前年的現代風，到去年的中國風，再到今年的西洋風、水彩、油畫，令《香港文學》作為香港的文學地標，獨具大氣厚重的品味。

就拿2024年的雜誌來說，個個都是靈動的「香港」：有維多利亞港南岸的高樓鱗次櫛比，有南丫島海灘的熱帶風情；有郊野公園的春色，流水潺潺、老樹新枝，綠得清新耀眼；有中央圖書館的綠蔭掩映之下，球場上奔跑的香港少年；有街角的咖啡店，那柔和的燈光，深情的四目相對，美好的愛情在這個城市中悄然萌芽；有街市裏的熙熙攘攘，老人家買到心水的蔬果，臉上的紋路裏忽然綻放幸福的花朵。這些畫作散發着濃濃的港味、港情，層次分明的光影，清新純淨的色調，令獅子山下活力與溫情、陽光與愛意，躍然紙上，為百年維港找到了穿越時空的表達。每一期的《香港文學》擺在那，無須翻閱，已申成一首香港的詩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我十分好奇封面這些畫作的作者是誰，卻發現雜誌上並沒有落名字。兜兜轉轉，才得知這些畫作都出自一個異鄉的年輕人手。他叫游緒端，畢業於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工業設計專業，他手中的畫筆，在畫作中捕捉着靈感迸發的瞬間那片刻的靜謐，為中西文化的交流用心搭建了透着新世代年輕氣息的橋樑。

在這個AI盛行的時代，每每我看到《香港文學》的封面，總會被這些堅守的底蘊深深感動。

闔家歡 支持環保

窗常開 潘明珠

「Hyper 地球拯救隊，出發！」全劇院的大小朋友熱烈地呼應着台上的小海白隊長，隊員小嫻嫻（海豚）、小海龜和小海狗泰迪，完全投入，要一起對抗專門破壞環境的惡多巴斯和他的鯊鯨兵團（一群兇惡的鯊魚）。

受羅靜娟教授之邀，金英姐和我及一群幼稚園和小學之家長和小朋友，喜悅欣賞由高志森導演擔任藝術總監的兒童音樂劇《小海白》，此劇具備了「闔家歡屬性」，既有熱鬧歌舞、綺麗的美設、性格鮮活活潑的擬人化角色，兼具具體多含義，有非常時代感深義之旨意，正能量瀰漫舞台，很切合大眾生活之環保主題。最大優點是寓教育於音樂歌詞中，絕對不說教，簡直由角色身教言傳、身體力行去救海洋救地球。人人出力，集體行動，小海白地球拯救隊不畏艱難，擇善執實實行保護地球救生態環境之重任，那信心決心門心令一眾觀眾齊響應。這齣溫馨又浪漫之童話式音樂劇，令我佩服又欣賞。

有些兒童劇一不小心便會把訊息落入說教式的老套樣板，使人看不

人工幻覺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人工智能 (AI) 發展迅猛，深度介入和嚴重影響到許多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但家長和老師對於時下小孩應該如何面對AI的挑戰，還是心中沒個底，只能摸着石頭過河，見一步行一步。

國外有大學教授發現全班學生都用AI「生成」一份作業而崩潰與暴怒，在教室絕望地高聲叫號並亂扔雜物，以宣洩其不安的情緒。這是位有良心的好老師，大學生走捷徑吩咐AI軟件當「捉刀人」代寫作業，與本欄上回提及大學校長職員領了薪水卻不幹活，拿校長老大人之名譽當兒戲沒兩樣。同樣濫用AI，所不同者是大學學生仍未覓得有薪水的工作，而大學職員則可以作弊叫AI辦事，自己坐享其成。

AI的「工作能力」每每在大眾不知不覺間忽然爆發，無情地淘汰一門又一門的專業工程。今天大中小學的學生，應該怎樣學習使用AI呢？如沒有先學好各門必需知識技能（如語文、歷史文化、數學等等）的入門基礎，就貿貿然去吩咐AI事事代勞，怕最終只會製造出一個「另類文盲」，成為沒有AI就無法獨立生存的巨嬰。

AI軟件並非萬能，但其學習能力似乎沒有任何限制，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就吸收一套百科全書分量的全部資料，絕非人類的血肉之軀可以比擬。今時專家都忠告用家有所謂「人工幻覺」(Artificial Hallucination) 這回事。「幻覺」在此是借用心理學的術語，大概就是「虛假的感知」。即是當事人的感覺器官（可以包括視覺、聽覺等等）在沒有真實的外在刺激時，出現虛幻的知覺體驗。沒有看過而以為自己看過了、沒有聽到而以為自己聽到了（這是幻聽）等等。

專家發現「人工幻覺」，是在與AI互動「交談」時驚覺AI會給出看來一本正經、有根有據的材料，其實卻是錯誤不實的。於是「人工幻覺」又有另一個叫法，也是從現代心理學借過來的「虛談症」(Confabulation)。人類的「虛談症」涉及錯誤記憶，這錯誤可能源於當事人對事物的誤解，又或者出於個人虛構或扭曲事實。即使有確鑿證據證明當事人「記錯了」，他們仍然確信自己無誤。這記憶的錯誤可以輕微到部分細節的誤記，也可以嚴重到全盤都是荒誕的虛構創作。

AI隨時有可能「以假錯為真實」，思之極恐呀！大家還是要警惕。

酒店式安老之家

琴台客聚 余似心

香港人口老化，加上是全球最長壽的地區，這邊廂小學殺校連連，那邊廂養老院炙手可熱。無論是否已屆退休，大家到了某一年紀，便會計劃年老以後如何安身。這是個大命題，因長命百歲已作等閒，從退休後至登仙，其間可能長達二三十年，尤其是在自然定律下身體必然走下坡，如何獲得合適照顧，不會對家人構成壓力又讓自己安心不委屈，是大部分人的考慮重點。

以安老院作為人生的最後一站，相信是愈來愈多人的選擇。以往對安老院的不佳印象，隨着選擇增加大灣區、本地優良院社開始廣為人知，又重建了大家的信心。最近我隨友人參觀了一家位於跑馬地的獨立自住型私人院社，感覺就像入住高級酒店兼私家醫院，讓人對安老有了一份新體驗。

在院社的露台可享受燒烤，還可清楚欣賞到跑馬賽事。院內設老人專科醫生、

家庭醫生、護士、社工，以及物理、職業、言語、足病、音樂治療師和營養師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間設備先進齊全的康復治療室，同行護士友人讚嘆設施之佳媲美地任職之私家醫院。還有一個投資過百萬的水療設備，專業人員會為個別住客提供身體護理建議和訓練。

這裏更提供美容、修甲、美髮及按摩服務；中、西式餐廳；消閒設施和活動不缺乏。在環境和設計方面也很周全，如樓層加入了認知障礙友善元素、多重防遊走系統、多感官刺激花園、融入日夜概念的天花燈效、吸音吸震地板、室內暖水泳池、配合人體外形的餐椅等。個人獨立單位內的傢具設備也照顧細微，如可助力站立的座椅、有兩小輪便於移動的木櫈、防滑地墊、易於上落的浴缸等。當然，專人照顧是最重要的。

銀髮族是個龐大群體，如何配合他們的需求，是社會應考慮的一大導向。



● 曦雲居內的水療設備。 作者供圖

西九龍站口岸之幕後英雄(上)

他鄉港聲

梁家億

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人生，誰不是一個旅客呢？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但在這場名為「跨境」的宏大敘事裏，西九龍站口岸絕不僅僅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中轉點。

最近有緣深入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域參訪。當我的紅扇在深達26米的地下空間緩緩搖動時，我看到的不是鋼筋水泥的堆砌，而是一套極其精密的「複雜巨系統」。

每天，數以萬計的人從這裏經過。他們背着背包、拖着行李、牽着孩子，從內地到香港，或從香港到內地。買票、上車、在月台候車、坐下、到達，流程熟悉得像呼吸一樣。但大部分人不會停下來想：這座站背後，是什麼在支撐？那扇玻璃門後面，那條看不到頭的通道盡頭，那些穿着制服忙碌着的人，究竟他們的日常是怎樣的？

2025年底，西九龍站口岸自2018年開通以來累計出入境人員超過1億人次，2026年春節單日出入境客流量突破14.66萬人次。這些數字聽起來很大，但只有你真正站在西九龍站的候車大廳裏，看着人流湧動，才會明白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。

一、兩種制度的交匯處

「一地兩檢」這4個字，說起來簡單，做起来卻是兩種制度的精密交匯。你從售票大廳走到月台的那段路，一體多元，一邊是內地、一邊是香港，兩種制度、兩種法律、兩種標準，在同一個空間裏並行不悖。內地人員和香港人員同時在場，各司其職。你看不到他們之間的協調，但每一次順利的過關體驗背後，都是無數次的溝通與磨合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這裏的每一處細節都體現着「一國兩制」：消防條例用的是香港標準，地下不能生明火；乘客的垃圾由香

港負責運走，工作人員的垃圾則送回深圳處理，內地工作人員只能用電加熱食物來解決吃飯問題。這些聽起來都是小事，但正是一件件的小事，構成了「一國兩制」最真實的模樣。

二、4個月：從零到不可能

2018年口岸開通至今，已經快8年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西九龍站口岸從籌備到建成再到運營，背後有一群人的故事。據全程參與了西九龍站口岸籌備建設的邊檢工作人員介紹，港方當年將內地口岸區移交給他們到口岸正式開通只有倒數4個月時間。短短的4個月，要把設備、人員、流程、演練全部準備好。4個月，在這麼大一個跨境口岸面前，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。

但他們做到了。那不是奇跡，是無數人的加班、焦慮、協調、反覆推演。「深圳速度」4個字說出來輕巧，但背後是硬生生搶出來的江山。

深圳灣口岸是全國第一個採用「一地兩檢」查驗模式的陸路口岸，於2007年開通，但它是在深圳的地界上，參照相對容易。而西九龍站口岸是在香港的地界上，無論從法律到流程，從標準到人員設施等，一切都要從頭摸索。沒有先例，就創造先例。

三、地下26米的世界

如果你有機會深入西九龍站口岸的「後台」，會發現那裏完全是另一個世界。在地下26米的地方，辦公通道像迷宮一樣複雜。頭頂上不是天空，是厚厚的水泥層。燈光只有燈管的光，氧氣也不如地面充足。手機信號很弱，全靠WiFi聯絡。上班時間看不了手機，也根本沒空看。

因為消防條例用的是香港標準，地下不能生明火，執勤人員的餐飲只能用電加熱才能吃，沒有現炒、沒有新鮮出鍋

的熱氣騰騰，就是一份簡單的工作餐，在那個見不到陽光的地下餐廳裏吃完，然後繼續工作。

每天深圳的邊檢工作人員凌晨4點多就得起床，趕5點的頭班車從深圳來到香港，開始一天的工作。當我們坐着第一班車南下香港或北上深圳，覺得「好早」的時候，殊不知他們已經等了我們很久。

四、颱風天的堅守

每年到了颱風季節，又是另一番考驗。因為高鐵需要確保安全，列車會停在高鐵站內等待指令。西九龍站的邊檢人員要等到最後一班列車安全抵達香港之後，才能安排下班。去年的颱風「樺加沙」期間，深港兩個城市都被風聲雨聲籠罩。高鐵停運，列車滯留在不同的站點。而西九龍站的工作人員一直堅守在崗位上，等到凌晨2點多，列車全部到達後，才能坐上回深圳的末班車。

回到福田口岸，已經是凌晨3點多。而第二天，還有新一輪的列車在等着他們。這就是他們最真實的日常。

五、那些你不知道的小事

十萬遊客每天來來往往，總會有意外。醫療急病：有遊客突發疾病，需要緊急轉往內地或香港的醫院。工作人員會協助快速通關，為生命爭取每一秒鐘。這種事情，每一次都是一場生命的接力。

(未完，持續)



●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九龍入境邊防檢查站。 作者供圖

錦上添花

信而有征 劉征

文匯報

最近流行一種解說形式——拉片。意思是說，把一部影視劇從頭至尾地逐段解說，以至於一個觀眾就此變成了聽眾。那一刻也不間斷的解說詞讓你時而共鳴，時而意外，卻又覺得十分有道理。尤其當這些拉片的對象還是些經久不衰的好劇，類似《甄嬛傳》《雍正王朝》等等。這就形成了一種十分紅火的效果，就好像在一個本已無懈可擊的對象之上，再為它加上榮耀。所謂的錦上添花，沒有比拉片更具效果的了。

況且，這裏還有一個意外之喜。你會發現，拉片十分符合一種當代性。它所重申的這個做好劇的神話，不單單是為其叫好，還是以一種悖論的方式完成對它的造神。也就是說，它是以解構一部劇的方式，讓整部劇事無巨細都顯得合情合理。為了使之合理，有時候就連導演未曾想到的，拉片都替他想到了。而且，拉片者還會以發現者的姿態宣告了此事確實，但它並不替代你看。

類似的情形在當前幾成主流。各樣敘事似乎都往錦上添花的路上走。其中一樣，就是

微短劇。微短劇是典型的爽劇模式，主角往往經歷重生。作為一個先知者，他將重走一遍來時路。可這一次，他會氣定神閒毫不犯錯，這讓我想到老年人的氣質。老年人有時比年輕人看起來更豁達，倒不見得是因為年紀愈大，對事情愈不在乎。一種可能是，在這世界上旁人所經歷的，他都經歷過了。這樣一來，當他看着年輕人還像他當年一樣痛苦彷徨，他便生出了一種助人情願，想去拉他一把。倘若他竟忍不住，冷眼旁觀，這時，又是另一份心境。他會一邊慨嘆命運的早已注定，一邊又暗自羨慕起生命的活力。

所以，這些微短劇都有些遲暮之年的睿智。儘管它看起來情緒極度飽滿，但也難掩滄桑。只不過，劇裏的主角是真的年輕起來了，他準備把自己知道的一切當成經驗，發誓要重新來過。這種實證主義精神，讓他卯足了勁頭。於是，接下去，這一路都是打怪升級的精彩。

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。你知道一個時代所有發生過的大事，了解各種機遇存在的時間節點，你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搭上這輛時代的列車。眼見着別人還在那裏徒步前

進，或者甚至原地打轉，你的快樂是加倍的。於是，這種短劇的邏輯就如同拉片，都是繁花似錦的。一件好事疊加着一件好事，一處精彩之外，還有另一處精彩。

想當年，就在不久之前，敘事還是另一番光景。當一個人好好規劃了一切，並準備去做的時候，他卻發現真實情況往往錯漏百出。原先設想要打開的門打不開了，該接應的人也沒有出現，一切都亂了套。這種敘事是對理性的反思。或者說，就像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，當一種理念遭遇到現實，更多的時候，是在不間斷地遭遇各種意外，並產生不同的絕望。人的成熟就是由這些絕望累積起來的。所謂成熟，就是直面現實。

但這種敘事在網絡文化當中顯得如此陳舊。它像是落滿了灰塵的角落，太陰暗了。互聯網是陽光普照下的暗流湧動。不如意處，是憤怒的怒火。得意時，更要添把柴火上去。

總之，是不甘平淡的。連平淡，倘若你一定要說，也得豎起一面叫做平淡的旗子，把平淡的概念重複一萬遍。這精神世界，因而注定瘋狂。